

湖头条

致敬,我的战友们!

王长江

又到一年“八一”建军节,又是一年军营往事难回首!时光如梭,光阴似箭,再回首,四十年前的战友身影又一一浮现在我们当年的从军记忆里。

1979年12月,我们上百名身穿绿色军装的热血青年冒着刚刚散去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硝烟,兴高采烈地从河南淮滨经信阳走进驻四川重庆的部队,随后又乘火车转汽车来到解放军13军37师111团。

新兵三个月集训期间,我和战友李洪其、赵得坤、肖传厚(已故)分到了111团高机连,符孔学分到二机连,范志斌、杨从友分到二炮连,张志学分到八连(钢八连),其他战友分到111团各个连队。当时我们都是十七八岁的小青年,下连后,大家朝气蓬勃,生龙活虎,在摸爬滚打中,这批准滨兵都进步很快——肖传厚、范志斌、张志学率先当上了班长,我和其他战友先后担任副班长和班长。

在部队服役期间,我们先后在步兵、炮兵、通信兵、侦察兵等连队锤炼。由于学习认真、训练刻苦,战友们都取得了优异成绩,不少战友获得“优秀士兵”等荣誉,部分农村籍战士在部队入了党。张志学入伍两年后开始从事新闻写作,并调任团政治处;符孔学和我调到十三军教导大队从事后勤工作。记忆中,1981年我部(111团)参加

了重庆市市中区粮库抗洪抢险——当时粮库的米包、豆包每包都重达一二百斤。起初我们还踮脚择路而行,后来洪水漫涨,我们便踏水而行。“洪水就是命令”,战友们二话不说扛起粮包就往高处转移。连长陈再祥见年仅十五岁的我扛包时颤颤巍巍,当即命令:“小王你扛不动就别硬撑,在一旁协助就行!”但我坚持奋战到最后。1981年7月抗洪胜利后,时任四川省委书记谭启龙专程慰问参战官兵,特别表扬了驻渝部队的顽强作风。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后来我们这批战友陆续返乡,正值改革开放好时代——有的担任村干部,有的被安置工作,有的进城务工。由于天各一方,战友相聚甚少。如今大家陆续退休,见面机会渐多,便常相约小聚(约十天半月一次),重温战友情谊。

每每追忆军旅岁月,战友们仍精神抖擞——练兵场上的血性虎气、整齐划一的铿锵步伐、嘹亮的“一二三四”口号声,仿佛又把我们带回那个十八岁的火热军营。

从军经历是战友们一生的骄傲:因为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一辈子不后悔,永远感到荣光!值此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8周年之际,谨向战友们致敬:愿兵魂永驻,兵心长存,身体健康!

浮生岁月

来一碗石凉粉

李柏林

夏日的夜晚,走在暑气未消的马路上,若是能来上一碗石凉粉,仿佛一颗心瞬间浸润在冰凉的河水里。

我的家乡在河南信阳,这里地处鄂豫皖三省交汇处,素有“江南北国,北国江南”的美称。信阳背靠大别山,山是城的命脉,而水是城的灵魂,有山有水,造就了人杰地灵的宜居之所。提及信阳,绕不开的是毛尖,却没人知道,在信阳还有一种美食叫石凉粉。它在山水之间,如被绿色包裹的钻石,泛着晶莹的光。

石凉粉虽然看起来晶莹剔透,但是与凉粉和冰粉都不同,口感也更加纯粹,唯信阳独有。它是由一味中药石花籽做成的,石花籽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做成的形态与凉粉类似,因此得了这个名字。石凉粉的做法也简单,取一盆信阳的清水,用纱布包好石花籽,再放在清水中反复揉搓,直至水也变得黏稠。接下来就到了最关键的一步,用茄子或者牙膏来“点”,而这一步决定着石凉粉的口感,“点”得合适,就成了口感细腻的石凉粉。

信阳人的早晨,也许从一杯毛尖开始的,但是信阳人的夜晚,一定从一碗石凉粉结束。华灯初上,人们结束了一天的生活和工作,喜欢来浉河边吹吹风,散散步,其间少不了石凉粉的摊子。和朋友走累了,便停下来买上一碗。老板用青瓷碗盛着,再加上几滴薄荷水,一勺白糖,一碗消暑的石凉粉就做好了。冰凉的口感,混合着薄荷的香气,还有简单的甜味,让夏天立马凉了下来。

石凉粉的摊位大都比较简单,一般

都是一个推车,两张桌子,几个板凳。但你可不要小看这个摊子,大自然是最高级的设计师,无论你坐在哪个位置,都能将河景尽收眼底。在一个有月的夜晚,观着美景,吹着河风,与三五知己畅聊人生。这世间,还有什么烦恼可言呢?

记得有一次,友人来信阳游玩,我带她观了信阳的美景后,便一定要带她去河边吃石凉粉。还说,没吃过石凉粉,又怎么能说到过信阳呢?确实,也许不是每一个喝过信阳毛尖的人都到过信阳,但是每一个吃过石凉粉的人肯定都来过信阳。石凉粉恍若信阳的见面礼,你只有来了,才能品尝到其中滋味。

后来,我与友人分别去了不同的城市,虽然很少见面,但我们的感情却又如水般剪不断。每到夏天,她总会跟我说,怀念信阳的那碗石凉粉。春天时,我也曾为她寄去毛尖,让她用味觉触摸信阳的春天,可是却无法将夏天的味道,送到她的面前。我也只好说,石凉粉娇贵着呢,你们的缘分,得你再来一趟信阳才行。

我想,信阳毛尖就像信阳的有志青年,出走半生,是信阳的骄傲。而石凉粉,便如同信阳的小家碧玉,只愿守护这座小城,不愿离开半步。

在信阳,山一定少不了一座茶山,可是这水,也一定少不了一碗石凉粉。在这个依山傍水的小城中,我得了山的养育,也有了水的滋润。尽管现在有各种饮品,但唯有石凉粉是永远属于信阳的,就像我虽行万里,心却属于故乡。

一把剪刀

彭伟

我家有一把珍藏多年的剪刀,硕大而粗糙,饱经风霜却刀口依然锋利,开启自如。

我回老家时,母亲向我讲述了它的来历。1961年,母亲被下放失去教师工作,几经辗转后于1968年回到息县乡下,在村里开了一间缝纫店。当时村里只有这一台缝纫机,周边村民不用耽误农活,比去关店集更方便,路程也更近。母亲自幼便擅长裁剪,能做衣服、被子,也会改衣服,收费低廉,或以小麦谷物折价抵扣,缝纫店得以维持生计。

村里有一家铁匠铺,铁匠手艺精湛且能吃苦,口碑极佳。一时间,方圆数里许多人找他打制农具、斧头、镰刀、菜刀等,大家都称他为“麻嘎子”师傅。一日收工后,“麻嘎子”师傅来到母亲店里,送给她一把亲手打造的剪刀,说:“你开缝纫店,没什么可送的,我用边角料费点力气敲打,做了这把剪刀给你用。”师傅走后,母亲向外婆提起此事。外婆说,“麻嘎子”以前做过你父亲(黄埔武汉分

校毕业从军,任过少将旅长等职)的警卫员,忠心耿耿,人机灵手巧,会打马掌、大刀。抗日战争期间,一次战斗危急时刻,全靠他们几人持刺刀、大刀拼死肉搏,撕开突破口杀出血路,你父亲他们才从日军重围中突围。“麻嘎子”负过伤,后来回乡种地,娶了一位逃荒来的北方女子成家,开了一间铁铺。他手艺好、为人随和,活计不断,收了个小徒弟就以打铁为生。母亲问如何感谢他,外婆说:“他常来看望我,帮着做活计,懂得感恩。等秋收时给他些荞麦,谢过人家便是。”

淮河奔流,刻满沧桑的老浆奋力划动,激起层层浪波,呜咽如歌。遥望那遥远的北国,静静的顿河日夜流淌,有多少英雄故事在经历岁月洗涤后坦然述说于世人。这把剪刀母亲用了多年,两片刀口连接处滴缝纫机油,依旧用着顺手。如今母亲已经87岁了,再难从事缝补之事,便用布包裹剪刀,完好地收藏在柜中。

家有儿女

洪坤星

周末清晨,窗纱透进第一缕微光,伴随着一声奶声奶气的“爸爸!”一只肉乎乎的小手拍在了我的脸上。

三岁的小女儿像只精力充沛的小猫咪,在床上撒着欢,已然宣告了新一天的开始。我笑着轻轻把她揽入怀中,感受着那份自然依赖的温暖。

就在此时,手机屏幕亮起,是远在千里之外上海读大学的儿子发来的消息:“老爸,周末愉快!昨天学校组织3000米跑,小组第一!”

厨房里,传来妻子轻轻摆放碗碟的声响,小米粥和烤面包的香气隐隐飘来。这一刻,身体的康泰、膝下小女的承欢、远方儿子的佳音、妻子的贤淑,还有这满室的和煦安宁——一股巨大的、近乎不真实的幸福感将我温柔地包裹。

在知天命的人生当口,回望三十而立时初为人父的激动,再看五十岁的门槛,原以为是“秋意渐浓”,未曾想,竟有“春风再度玉门关”!三岁的小女儿,像一颗沾着晨露的草莓,鲜亮亮地嵌进了我这“知天命”的年龄里。

送她去幼儿园,小手紧紧攥着我的食指,蹦蹦跳跳,奶声奶气地喊着“爸爸再见”,那背影瞬间融化了岁月积累的些许沉霜。人生如长河,行至今日,回首望去,那曾经的激流险滩、暗礁旋涡,竟都化作了河床下沉默的磐石,托举着缓缓流向平缓处。

都说老来得子是福,这福气,没亲历过,就像存贮多年的老酒,初尝有岁月微涩,细品方觉其圆

甘悠长,醇厚入心。小丫头像个机灵鬼,学舌快得很,常常蹦出些叫人忍俊不禁的“金句”,逗得人开怀大笑。看她专注地搭积木,或是在幼儿园学新歌回来“咿咿呀呀”地唱、自创舞蹈随意地满屋游走,能涤荡掉成年人世界的所有疲惫与世故。

偶尔接送幼儿园,会碰到年轻父母投来略带讶异的目光。起初略觉不自在,如今释然:生命自有其节奏,又何须在意他人刻度?我是在别人当爷爷的年龄再当爸爸,权当在当前国家整体生育力不旺盛的时候再做一次“贡献”吧,我这“老父亲”的臂弯,一样是她最安心的港湾!

手机里存满儿子在大学校园意气风发的照片,或是视频通话时分享他的学业、见闻,看着他逐渐褪去了青涩,有了自己的思想和追求,那份“雏凤清于老凤声”的欣慰,是做父亲最深沉的骄傲。“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原来人生并非一路坦途才算好,而是在蜿蜒曲折中体会了付出的回响。回首前半生,虽有波折起伏,但上天终究待我不薄。

人生圆满,非金玉满堂,非权势滔天,而是生命最本真、最温暖的馈赠:在而立之年赐我麟儿,于知命之岁再添明珠,一“女”一“子”,人生正“好”!有贤妻持家,营造满室春风,事业虽无惊涛骇浪,却也细水长流,托起一家安稳;更难得的是,身心俱泰,尚有余力享受这天伦之乐。